香港奇幻短篇小说合集

作者: 八月槎

Powered by 紙言

《金臂钏》

（一）

周隱樂近來做夢越來越頻密，像是在腦門擱置一部放映機，不斷投射出一幀又一幀冰冷的光影。

他夢到自己站在雜叢間，街上人來人往，那身著馬褂的商人，還有一身素白的馬姐，接踵摩肩，在林立的唐樓下穿梭。倏忽間，嗩吶聲和破鑼聲自遠方傳來，在街尾的轉角處，當首一人手捧著裱裝好的遺照走出，後面引著一列隊伍，四個人扛一口棺材，十個人舉起白幡，其餘人手裏盈掬紙錢，沿路朝天拋灑，徐徐前進。

周隱樂剛欲邁步向前，突然後領一緊，像是被什麼拽住，起初他以為只是被枝椏勾住，想伸手去撓，不料整個人已經雙腳離地被懸空拎起來，半掙扎間，他驚醒過來，渾身大汗，像感冒時捂汗降溫，把整張床都浸濕。按著劇痛的腦袋，他如同失去發條的機器人，紋絲不動，直到一縷陽光照到他臉上，他才意識到天已光，該去上學。他左手扶著右手，右腳攙著左腳，踉蹌地走向廚房，起鍋燒油，煎了一個荷包蛋，搭配著滿滿一大碗牛奶脆片，風捲殘雲般填進胃裏。完事後，他仰躺在椅子上，長長地打了個嗝，蜷縮的神經才得以鬆弛開來。

周隱樂的學校在大口環的海濱一角，每朝清晨，他喜歡沿著沙灣徑步行上學，特別是春夏交季，夾道上的木棉樹紅火奪目，經海風一吹，果莢迸裂，棉絮飛脫而出，漫天飄搖，仿佛在向途人招手獻花。走在樹蔭下，周隱樂只覺渾身舒坦，适才夢境所帶來的驚懼感仿佛一掃而空，他深呼一口大氣，本想著享受大自然無形的饋贈，怎料一絲刺喉的感覺突然湧上心頭，熏得他氣管抽搐，不斷咳嗽，抬眼間，只見裊裊白煙從旁邊一條小道飄出。

沙灣徑的草地足球場側邊，有條被樹蔭遮蓋的羊腸小徑，每當晨光灑下，小徑便被照得通明，那是到達學校門口的必經之路，也是連接大海的路口。

周隱樂站在小徑的入口，遠眺過去，只見那裏站著一男一女，手上都點著了香煙，男的臉容枯瘦，穿一件黑色背心，腰間纏滿金鏈子，背脊的盤龍紋一直延伸到二頭肌，一看就是混社會的痞子；至於那女的，周隱樂認得她，她是班裏的差生，平時上課不是在塗指甲油，便是在抄寫歌詞，每個學期的課上，也難得見到她兩回，一般來說，班裏這等人物，都是被老師和同學遺棄的孤星，因此，周隱樂從來沒有正視過她，就連她姓什名誰，也一概不知。

此時破鑼般響亮的罵聲此起彼伏，痞子抖抖手上的煙灰，罵道：

“你这死爹妈的，明知道她是我的女人你也敢摑她？”

“幫女朋友出頭嗎？真有男子氣概啊！”

“你討打是吧？”

“我動手的時候還不知道她身邊有你這個契弟嗎？你以為我怕你啊？”

“你罵我契弟？”

“罵就罵，怕你打我不成？懦夫才打女人！況且你女朋友生來就是一副巴掌臉，說話還嘴臭夾沒品，

活該被我摑！”

周隱樂從他們身旁走過，目光一掃，不意和她的雙眼接上軌，只覺得那雙眼神下裹挾一股倔勁，好似在吹彈可破的薄膜裏，包裹著一股熱流，他的心跳停頓半拍，卻分不清楚究竟是被震懾，還是莫可名狀的悸動。

口角聲越演激烈，他生怕惹火上身，立即把目光收了回來，朝著學校方向奔去。

（二）

周隱樂的課室，一壁牆面向走廊，另一壁則建起一列窗戶，透視著窗外的蒼藍大海。他很慶倖自己被老師安排到靠窗的一隅，使他能夠蜷在無人看到的旮旯一角，規避了跟他人的交流。他把書包掛在桌旁的鐵鉤上，靠在凳背，不斷回想起那夢境，目光迤邐到無邊的海際，直到老師進課室點名，方從意識層里拉扯回來。這天，全班同學都到齊，唯獨海旁那彪悍的女孩，依然缺席，老師的表情沒有絲毫變色，只是象徵性搖了搖頭，就開始了課堂的教學。

是日，天色由熾白到漆黑，漸漸輪月冒起。周隱樂在床上輾轉反則，久久不能入寐，到半夜時分，勞累的雙眼終於閉合，不久，眼皮子就開始抖動，眼球翻滾，那段粵語長片似冰冷的畫面，又一次浮現在他的夢境裏;不過此番，他並非躲在陰暗的草叢裏，而是矗立大道中央。當他還在自顧張望，突然一陣嗩吶聲襲來，他猛抬頭，只見出殯隊伍已經來到面前，近在咫尺下，仿佛一輪巨型火車轟轟作響，迎面沖來，他自知躲閃不及，唯有下意識地雙手抱頭，怎知半響過去，只感覺到一絲微風拂過。他試探式地從臂縫裏往外看，身前竟空無一人，此時，那刺耳的嗩吶聲轉而跑到他身後，他扭身一看，只見出殯的隊伍，正朝他身後走遠。

周隱樂喃喃自語：“難道他們...就這樣穿過我的身體去？”

就在他驚詫之間，隊伍的前邊不知道什麼時候鑽進一個女人，隻身攔下出殯隊伍，高叫道：“停下！讓我見他最後一面吧！就一面！”

捧遺像的男人瞥了她一眼，說道：“你還嫌害他不夠嗎？”

“他的死，是你們造成的！”

“你這禍害人的妖精，滿嘴謊言，再說就把你亂棍打死！”

“這裏是香港，你以為打死人不用吃牢飯嗎？”

“我弟弟要入土為安，沒空跟你在這瞎扯，讓開！”

他轉身欲走，又被女人攔下來。

“讓開可以！開棺讓我見他最後一面！”

“胡說八道！你不知道死者為大嗎？況且他曾經說過，他即便死了，也不想再見到你！”

女人不斷摩挲左臂上的金釧，隨後左右轉動，徐徐脫了下來，放在手心上，說道：“他真那麼恨我，為何還會把它送給我？”

周隱樂抻著脖子，只模糊不清的看到一個金燦燦的環形物件，待想再看得仔細點，只聽到男人顫抖著聲音，說道：“我們家的傳家寶，怎麼會在你手上？”

女人眉目含情，幽幽地看向棺材：“是他送我的訂婚禮物。”

女人的話音剛落，周隱樂全身便似觸電一樣，兩眼一黑，當光線再次回到眼眶時，他便夢醒過來，還是躺在床上，還是大汗如注，還是頭疼欲裂。

（三）

周隱樂坐在床沿，摸著濕漉漉的床單，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起初他還會換上新的床單，後來實在經不住折騰，就任之不管。不過諸如床單的瑣碎事，並不值一提，他最大的苦惱是精神不斷遭受消耗，他甚至懷疑自己是患上睡眠障礙；下午放學後，他抱著急切的心情，急忙趕去乘坐開往瑪麗醫院的綠頂小巴。

綠頂小巴是需要喊站叫停，周隱樂每次都需要事先做好心理演習，比如用什麼聲線和語速來喊，既能讓耳背的小巴司機聽見，又能夠彰顯自己的從容不迫；自我交戰數百回合後，剛欲開口，豈料一句爽朗的喊聲破風而起，踩著車輛隆隆作響的引擎聲，直撲到車廂每位乘客的耳邊。

“前面有落，謝謝！”

小巴大哥聽見後，也不言語，擺擺手，待駛近瑪麗醫院門前，便按動棍波側邊的開關，車門就唰一聲打開。周隱樂有點局促不安，剛想拿起抱在胸前的書包，一甩手就掉在地上，要彎身去撿，後面又傳來那股爽朗的聲音。

“可以爽手一點嗎？我要下車！”

周隱樂撿起書包，回首道：“不好意思！”

這時他才看清，跟在他身後下車的女孩，是班裏長期缺課的差生。此時與她四目相投，周隱樂又有新的發現，她那眸子近看之下，就像在蛋白裏鑲嵌一粒琥珀石，明豔得使人沉淪，他在無形中看的入神，就連下車的動作都拋諸腦後，女孩見他傻傻呆呆的模樣，不禁笑道：

“看夠了沒有啊？”

司機大哥也等得不耐煩，叫罵道：

“撲街！還不走，要不要喝杯咖啡再下車？”

周隱樂清醒了過來，察覺到自己失態後，連忙訕笑著走下小巴，看准急症室的方向，便頭也不回地奔過去。

他穿過自動玻璃門，走到掛號窗前，只見排隊的人龍盤成了蛇餅，候診的病人蜂擁蟻聚，有的低聲地呻吟，有的躁動地嘀咕，疼痛的空氣彌漫開來，慢慢沁入到周隱樂的心頭，他緊皺眉頭，臉容逐漸扭曲成一團麻花，他不想直視苦難，也不想跟他們搶奪救治，退卻的念頭緩緩升起，目送著他離開醫院。

當晚，他預約了一家私立診所，診完症出來以後，手上只拎著一封輕飄飄的轉介信；醫生跟他解釋說，無論在生理或心理方面，都沒能發現他有任何毛病，倘若他真的持續夜夜犯難，唯有轉介他到其他醫院另聘高明。回家後，他躺在床上胡思亂想，生怕患上一種連普通醫生都不能救治的病，直到半夜困意來襲，方才徐徐入睡。漫漫長夜過去，朝晨醒來，他拭擦一下床單，頓覺一片乾燥，心中的驚喜簡直如鹿猛撞，那肆虐已久的佛萊迪，再也沒有闖進他的夢鄉。

接下來幾個晚上，曾經折磨得他死去活來的夢境，仿佛如人間蒸發消失不見，周隱樂自不然大喜過望，只是他時不時也會獨自出神，回味夢裏的絲絲細節，試圖找尋它與現實中的關聯，證明自己只是日有所思而已，後來幾經嘗試亦徒勞無功，也就開始釋懷。

他的生活慢慢從偏航重回正軌。

春日裏，沙灣徑赤紅的木棉樹越開越旺盛，道上如同被烈焰灼燒過一樣，讓人看得精神爽利，周隱樂如往常般沿著樹蔭，走到海旁去上學。到了課室後，他將書包放在桌旁的掛鉤上，坐在木凳上，遠眺窗外打發時間，好等待老師進來點名。

鐘聲響起，老師掖著學生名冊走進來，他把學生名冊放在教師桌上，平平攤開，卻不瞧上一眼，而是憑著記憶摸索，順序無誤地依次叫出學生的名字，喊至中途，他忽地巋然不動，眼珠子順著圓周的軌跡不停轉動，好像在回想什麼似的，自言自語道：

“陳巧欣接下去應該是...劉國器？不對，中間還有一個人！”

學生們面面相覷，嘴角勾勒起了笑容，無聲中起鼓噪。

“老師，你能猜著就見鬼了，她從來不上學！”

“別管她啦，繼續點名吧！”

老師身體不自覺往後一仰，失聲笑道：

“啊，那個差生，差點兒不記得她！”

正當打算略過這個名字的時候，課室裏突然蔓延著一股尼古丁的氣味，緊隨而來，課室門外哢噠哢噠的皮鞋踏步聲，由遠到近急劇奔來，一路到課室門前方才停歇；只聽得一股爽朗的聲音說道：

“朱凱盈，到了。”

這時候，全班的視線凝聚成一束聚光燈，打在一個胸前掛著綠領帶，身著鵝毛白連身校裙的女孩身上。女孩的指間掐著一根煙，奶白色的霧在騰騰上升，飄到她花式微彎的眼角，飄到她顴骨上高聳的蘋果肌，從她橘黃色的眸子，還隱約可見黃昏的篝火，在溫情一隅，埋伏一抹陰涼。

老師皺著眉心，正色道：“摁滅你手上的煙！”

“我偏不！”

“你不把煙滅了，也不用進來上課。”

“你以為我喜歡來啊？”

“無所謂，我照樣記你曠課，反正你的操行早就被畫花。”

朱凱盈啐了一口，把冒火的煙頭倒立起來，在門框邊摩擦至熄滅，並反手丟在地上，大搖大擺地走進課室；走到半路，她又被老師叫住：

“喂，你手臂上的是什麼東西？”

此時，眾人連同周隱樂在內，都紛紛探頭去看，卻見一個金色的圓環，套在了她粉白的手臂上，她低頭看了看，不屑道：

“這你也管？我戴什麼東西上課管你鳥事啊？”

“你不知道學校不准奇裝異服嗎？”

“你帶著手表上課，算不算奇裝異服？要不這課就不要上，我們一起去校長室討論討論何謂奇裝異服！”

老師的臉色變得鐵青，揮手說道：“懶得理你！”

朱凱盈蔑笑一聲，邁著輕巧的步伐，走向那個許久沒人光顧的座位，仿佛一切都理所當然。但她手臂上的金環，卻吸住周隱樂的目光，整天課上，他都只顧盯著那副金環，久久挪不開眼睛。

晚上回到家，周隱樂躺在床上，念想著朱凱盈臂上的金環，像極了夢中攔路女子的臂釧，他心想如若只是夢境和現實相似，倒也不足為奇，好比說，人們經常在現實中遇到夢境裏的情節，這其中，可能只是一朵花超生脫落，或是一片雲隨風逐散，但無論將其放在夢裏還是現實，都不會讓人感到唐突，唯獨現代人戴著臂釧，卻有種恐怖穀般的突兀感。

（四）

為了平息憂懼，周隱樂打算明天去向她借看手上的金環，不曾想早上點名的時候，她又一次曠課。

放學後，周隱樂獨自到海旁踱步，正百無聊賴，豈知鼻子一索，又聞到那熟悉的煙碴子味兒，沿著味道尋去，只見朱凱盈穿著一身校服，嘴裏叼著一根煙，坐在石堤邊，身體左擺右晃，嚶嚶哼著小曲。

他很想前去問個究竟，但礙於膽怯，剛跨出去的腳，又收了回來，只得在原地不停打轉。後來他想到一個辦法，便默默從褲袋裏掏出手機，幾下滑動，跳轉到相機功能，然後邁著鬼祟的步調，躡手躡腳走到朱凱盈的後背，迅速地舉起手機，按下快門鍵；豈知他忘記較靜音，哢嚓一聲，如同按壓喇叭一般響亮，朱凱盈轉過背來，雙眼驟瞪，仿佛一道精光射來，刺穿了他的軀體。

“偷拍？你不是變態吧？”

還不待分辯，朱凱盈一口煙吐到海裏，霍地一躍而起，沖到他身前，一只手拽著他袖邊，另一只手在摸奪手機。方寸之間，兩人你爭我奪，誰也不肯退讓，周隱樂逞著身高優勢，佔據高地，始終讓她摸不著手機，但朱凱盈縱身攀高，揮動雙臂，胡亂一通猛拍，也逼得他不敢舉低。一番拉鋸戰後，朱凱

盈漸漸後退，周隱樂以為她服軟，也就慢慢泄了氣，卻冷不防間被她提起一腳，打樁機般朝著褲襠一踹，頃刻之間，周隱樂臉色刷白，冷汗直冒，腰板如花草凋謝般，微微彎下去，蹲在地上瑟瑟發抖。

“早就該想到這招，省得跟你拉扯！”

朱凱盈奪過他的手機，手指左右拉滑，臉上盡是不解的問號。隨後，她直接把手機懟到周隱樂的臉上，說道：

“解釋解釋？”

“有什麼好解釋....所見即所得....”

“你說你個大男人，不偷拍裙底不偷拍臉，拍手臂是件什麼奇怪的性癖好？”

“我拍你手臂做甚？你手臂也不是特好看。”

“呸！我手臂不好看？你是瞎子啊？”

朱凱盈扯高衫袖，袒露起手臂，左晃右晃，像炫耀戰利品一樣，表情裏盡是得意洋洋，日光灑下，將白嫩的臂膀和金環照得遍體通明，猶似一朵雛菊沐浴在晨曦當中。周隱樂看著這朵雛菊，與夢中的臂釧幾乎別無二致，只是多卻幾條淺痕在控訴歲月的侵蝕。

朱凱盈注視著他那死人堆裏的臉孔，連自己的情緒都一併被凝固，沿著他的目光看過去，只見他牢牢盯著自己臂膀上的金環；她拿起手機一看，稍一思索便了然於心。

“你是在拍這個金環？”

周隱樂點點頭。

“你為什麼會對它感興趣？”

“我跟它有些牙齒印，它可害得我夠慘。”

朱凱盈聽罷，眼角不經意地抽動，眼瞳裏泛過一抹黃昏的陰霾。

周隱樂顫顫巍巍站起來，問道：“金環是你買的？”

“不是買的。”

“撿的？”

“也不是撿的。”

周隱樂剛想再問她是不是別人送的，可一看這金環五寸來寬，打一只起碼要上萬塊，即便是鍍金也得要幾千塊才能成事，斷不可能會有人給中學生送去這樣昂貴的禮物，念及此處，他不禁為自己愚笨的想法感到羞慚，豈知朱凱盈卻回答道：

“這個金環，是一個女孩送給我的。”

“啊？誰送給你？”

“我記性不好！忘記了！”

說罷，她鬼精鬼靈地走開，周隱樂連忙喊她：

“你說忘記是騙我的吧？”

“你這麼在乎這只金環，我倒好奇如果你知道了它的來歷，你下一步又會有什麼動作呢？”

儘管那個夢境已經沒有複現，但他依然揮不去忘不掉那飽滿又真實的幻夢。

他以邏輯推斷，自己肯定是在現實的某時某處見過這只金環，才會在腦海中烙下印記，倘若找到這只金環的主人，興許就能發掘出埋藏的記憶，可是面對朱凱盈的質問，他不想草草向外人透露自己的想法，故此只是輕描淡寫地說：

“我也不清楚，見一步走一步吧。”

朱凱盈聽完以後點點頭，然後背身便走，他見狀後，連忙叫住：

“你明天還來上學嗎？我能不能來找你？”

“我明天不去學校。”

“你怎麼老不愛學習？”

朱凱盈又轉過身來，鄭重其事的道：

“我才不要你來管，現在是你有求於我，想要知道這金環的主人是誰，明天來海旁找我！”

“幾點啊？”

“上課的鐘聲敲響，我就得見到你！”

（五）

次日清晨，周隱樂走過木棉樹，沿著海岸線，一直走到校門口旁水庫的陰暗處躲著，腦中天人交戰，掙扎著要不要曠課，眼看手機的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他的心弦被拉得越來越繃緊，心跳像摩打一樣抽動。

終於，上課鐘聲被敲響，他依然杵在水庫暗處。

“傻子！”

他聞聲轉頭，立馬就知道自己上當。遠眺過去，只見朱凱盈身穿校服，企在高高拱起的石墩上。

“我叫周隱樂，不叫傻子！”

“這不怪我，你又沒跟我講，現在我知道了！”

朱凱盈指了指身旁，說道：“周隱樂！來這裏等車啊。”

“不是說好告訴我誰給你的金環嗎？”

“你過來我告訴你！”

“我不過去。”

“不過來就不要後悔。”

她跳下石堤，徑直走到車站，這時小巴剛好抵站，司機撳下按鈕，鏽跡斑斑的鐵杆，艱難地為車門拉開一道口子，她邁開腳步，踏著鐵皮梯級上車，選好個靠窗的座位，毫不遲疑地便坐下。隱樂急忙跟了上車，坐在跟她隔著一個位置的單人座上；他不明白為何朱凱盈要這麼玩弄自己，一想到自己像扯線公仔被別人牽著鼻子走路，就不覺氣上心頭。

小巴經過薄扶林道，沿山道天橋駛下山腳，經過西區隧道，一路奔赴太子道中；一路上他們都沒有搭話，小巴震震盪蕩，將他們蕩到一處掛著霓虹燈彩的大樓前。

兩人一前一後，相繼下車，步入大樓後，就乘坐電梯登上八樓，八樓的金屬按鈕下麵赫然寫著“創業卡拉OK店”。出了電梯門，朱凱盈走到大廳前臺，拿出證件進行登記，完事後服務員便充起領路人，帶著他們走到一間包廂的陰暗小房間，只見一條條紅色綠色紫色的燈管，如蠶絲般密佈房間。服務員將兩人領進去後，便退了出去，關上門。周隱樂環視一周，說道：

“你帶我來唱歌？”

“錯了，我是帶你來聽我唱歌。”

她橘色的眼眸裏，波光流轉，宛若海浪一樣漂浮不定，周隱樂感歎她不單行止怪異，連思想也是極為跳脫，一種探秘的欲望不覺油然而生，儘管如此，他還是嘴硬地說道：

“我是為金環來而來，不想聽你唱歌。”

“我今日心情很差，歌我是唱定，你不聽也得聽！”

朱凱盈見他一語不發，又放軟態度，說道：

“我這人嘛，在情緒爆棚的時候，老是會想起很多曾經忘記的瑣事！”說罷，她狡魅一笑，用指關節敲了敲金環。

周隱樂把頭埋在沙發一隅，朱凱盈則是不慌不忙，從口袋裏摸出一盒波邁的煙，朝他遞過去。

“抽嗎？薄荷味的。”

“我不會抽煙。”

朱凱盈抿嘴一笑，顴骨頓時鼓成兩座小山丘，丘上粉粉撲撲，種滿了許多桃花樹。

她握著麥筒，在大電視上開起歌單，所指所點，全是今季流行的粵語金曲。只看她一鼓作氣，唱完浪漫透頂的《2084》，又唱到感懷往事的《我們萬歲》和追憶童年的《children song》，如此一連完成十首歌曲之後，早已臉紅發熱，耳根發燙，她癱坐在沙發上，點燃了一根煙，望著噴出的一朵朵煙圈，靜靜地出神。

周隱樂看她沉默的模樣，是如此恬靜，與先前潑婦罵街的豪橫可謂大不相同，不由得說：“有心事不說，很容易憋死自己。”

朱凱盈吞雲吐霧，悠悠地道：“我像是有心事嗎？”

“唱歌的人可能不知道，聽歌的人很容易能聽出來。”

朱凱盈不覺失笑：” 說得也是。 “

“對了，我記得之前看到你在海旁跟別人家鬥嘴，後來怎麼樣了？”

“他啊，就一膽小鬼，不敢對我動粗的。”

“你們為什麼吵架啊？”

“我賞了他女朋友一耳光，他來找我尋仇罷了。”

“你怎麼打起人來了？”

“你怎麼關心起我來了？”

周隱樂經她一盤問，突然語噎。朱凱盈見他毫無反應，繼續道：

“他女朋友跟我是同事，我們都在同一家奶茶店裏工作....前兩個星期，我們收銀櫃裏丟失了五百塊，她懷疑是我偷的，就向老闆告禦狀，可是我沒做過啊，我老不服氣，就一巴掌摑在她臉上。”

“她冤枉你自然不對，但也沒必要動手動腳吧...”

“我不喜歡被人誤會，憑什麼她對我不客氣我就要忍受她？”

周隱樂看她這倔脾氣，大抵也沒有認低威的意思，便把矛頭指向那個女人：

“她之後有跟你道歉嗎？”

“沒有，不過我不介意，她要口無遮攔詆毀我，我就兜頭兜臉摑她，算是扯平！”

她臉色一沉，隨即又改口：

“其實也不算扯平。”

“怎麼又不算？”

“她為了報復我，在我社交圈裏大肆宣揚，說我偷錢被揭發，做賊心虛，才惱羞成怒奮起打人，還說我是有爺生沒媢教的賤貨，不單止找他男朋友來對付我，還拉攏了一幫人杯葛我。”

她話說到一半，已經有些哽咽，然後突然意識什麼似的，立馬就把頭偏過去，隨後一串啪啦啪啦的東西墮下，不斷在敲擊沙發。

周隱樂心忖自己大概率是被當成救生圈，是她在渺茫大海中失去了船隻後唯一的水泡，所以才不得不拼命抓牢。注視著她不斷高低聳動的雙肩，周隱樂不禁心頭蕩漾，憐惜的情感澎湃如潮，很想要說幾句話安慰她，卻不知從何入手，剛伸到她背部的手，也像彈弓般縮了回去。

哽咽的聲音慢慢收細，她用衫袖印了印臉部，從口袋掏出一面小鏡子，借著房間微弱的燈光，左右打量自己，整裝完畢後，緩緩擰過頭來，從煙盒取出一根煙，擔在雙唇之間。嘴巴剛想湊近打火機，只見一只手臂憑空伸來，截住了火，搶走了煙捲。

“焦油對肺部不好，很容易致癌。”

“可是我不開心。”

“我來替你抽，你看著我，就當是自己抽了。”

周隱樂把煙含在嘴裏，奪過她手上的打火機，啪嗒啪嗒打起火來；他看過許多人抽煙，這兩三下手勢也見慣見熟，怎知試了好幾次，都不見有點燃的痕跡，心情頓感焦躁煩悶。朱凱盈凝視著他，撲哧一聲笑出來，只看她嘴唇微攏，做出一個吮吸的動作，示意他在點燃的間隙，要持續地吸氣，周隱樂依樣畫葫蘆，結果一口濃煙從口裏跑進去，鼻子裏鑽出來，攻得他眼淚鼻涕噴湧而出，像極吃芥辣時的那副狼狽相。

朱凱盈托起腮幫子，怔怔地望著他，眼眸裏那黃昏的篝火，似乎變得不那麼波譎雲詭。

傍晚，兩人道別前，朱凱盈提出要約他後天一起出來逛街，正當他打算一口回絕，朱凱盈就敲打起手臂上的金環，得意地笑道：“我很有可能會想起來喔！”

周隱樂屈服了，但因為後天是週五，他要求推遲一天，等到週六放假才陪她去，他可不願學去那經常性曠課的壞毛病。

（六）

星期六當日發生了一件小插曲，兩人相約在旺角朗豪坊門前的地鐵站出口會面，豈知這個出口是拆分成東西兩端，互相背對著的；結果就是，雙方都說到了出口，卻是誰也沒見著誰。

幾經波折，兩人終於碰上頭，周隱樂從頭至腳端詳了她一番；只看她穿起一件繡花白毛衣和牛仔熱褲

，斜揹一只黑色小手袋，臉上化妝的痕跡不深，沒有施粉底，也沒有畫眼線，只是薄薄的塗抹一層口紅。相比之下，周隱樂不禁自慚形穢，他只是很簡單的穿了一套灰色襯衫，腳踩一對運動波鞋，於是難堪地問道：

“我會不會穿得很求其？”

“做自己就好啦，自己穿的舒適，管他求其不求其！”

朱凱盈帶他去瓊華中心地鋪吃完壽司郎，再去西洋菜南街買煎釀三寶，鹵大腸和各式各樣香鹹可口的小吃，搭配兩大杯甜膩膩的黑糖珍珠奶茶，兩人順著彌敦道，遊過信和中心，行過天後古廟，走過九龍公園，溜溜轉轉，話題間斷不止。

直至在半島酒店門前橫過一條大馬路，望見豁然的大海，方始駐足不行。

傍晚時分，兩人並肩站在海旁，眼看夕陽潛入大海，天色驟然變得昏暗，維港彼岸萬千廣廈的玻璃幕牆和廣告燈牌，乘著夜色臨近，紛紛亮起燈火，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晝燦眼。朱凱盈指著對岸，問道：

“你看對面的大廈樓裏，像不像藏著一只只螢火蟲？”

“怎麼說？”

“那些窗戶遠遠看過去，就像無數只小小的螢火蟲。。”

“你的想像力真好。”

“你難道不認同嗎？”

“我肯定認同，不過我沒你會形容，我只覺得...很美，這個夜景很美。”

“你知道你像什麼嗎？”

“什麼？”

“你像個和尚！”

說完以後，她毫無顧忌地發出一陣孩童般淳樸無邪的笑聲。周隱樂聽得心塞，正色道：

“你再不來上課，很可能會被留級的。”

“我要去上班，沒這個時間。”

“可是我們去ktv唱歌那天，你不是也沒上班嗎？”

“我是故意調班，因為那天約你了啊！”

他的臉像燒紅的烙鐵一樣，朱凱瑩接著道：

“況且畢業以後，還不是一樣得找工作，我現在提早工作，比你們還多賺了幾年的工資呢。”

“那你就打算一輩子在奶茶店打工嗎？”

“一輩子在奶茶店打工，也不是什麼壞事吧？我也不是個大人物，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我的生命裏，只要有人疼我，愛我，理解我，陪伴我，我就已經心滿意足，其他的都無所謂。”

夜色漸濃，周隱樂主動提出送她回家，但被她決然拒絕，約會也就相告暫別。

《金臂钏》（续）

（七）

周隱樂未曾想到，這一別就是兩星期。自從上次約會過後，他好久都沒見到過朱凱盈。

不知為何，每天經過遍地雪白的沙灣徑，在步入小徑的轉角處的時候，他腦海中都會不受控地描摹出朱凱盈的身影，有時候是她指手畫腳的彪悍神態，有時候是她站在石墩上呼喊的姿態；有些時候，就連朝晨的薄霧，也會幻化成她吐出的輕煙。

課前點名的時候，老師已經習慣性略過她的姓名，可是周隱樂卻還是會下意識地側耳聆聽走廊外有沒有傳來急速的腳步聲。

某日放學，周隱樂甫然走出校門，囁嚅一樣低鳴的哭泣聲卷雜著海浪聲，揚傳到他的耳畔，他側頭望去，只見朱凱盈隻身坐在海堤，身上穿起一件很單薄的風褸，冬去春來，海風還留殘一絲凜冽的刺骨，他趕忙跑上前去，脫下外套給她罩上。

“你幹嘛在這一個人哭？”

朱凱盈沒有理睬他，只是從被眼淚打濕的唇邊，顫抖著吐出“謝謝”兩個字。

此時海風拂過，脫下外衣的周隱樂感到有些寒冷，身體不由自主地抖起來，他一邊將雙手插在褲袋裏摩擦，一邊爬上石堤，與朱凱盈並肩坐在一起。

“你說我是個和尚，雖然我不能說一堆佛謁幫別人排憂解難，但我可以當一個傾聽者，如果你願意講的話....”

朱凱盈抬起眼，幽幽地瞧著他，那晶瑩的淚光滾滾流淌，照得眸子銀輝閃閃，連夕陽下的篝火，都一齊被澆滅；她遞出左手，在周隱樂的手背上空不住盤旋。

周隱樂其實很想捉住她的手，感受那來自女性溫柔嫵媚的肌膚，一想到此處，他的心頭便瞬間沸騰如火，但轉念一想，他又害怕會被誤認成是登徒浪子，被報以厭惡的目光；無形的恐懼感控制住了他躁動的心猿，也漠視了那只在空中盤旋已久仍不得回應的手。

朱凱盈臉色刷白，緩緩地說：

“醫生說我婆婆的病情不容樂觀，怕是挺不過兩個星期。”

“你婆婆？她患了什麼病？”

“腦癌。”

“這幾天你忽然消失，其實是忙於照顧你婆婆吧？”

朱凱盈嗯的回應了一聲：

“我們第二次見面是在小巴上，你還記得嗎？那時候她就已經患了腦癌。半年前，婆婆在家給我炒菜做飯，做著做著，突然啪咚一聲昏厥在地上，我趕緊叫了十字車把她送到瑪麗醫院，醫生們替她照了個腦超聲波，發現原來她有掌心大一塊腫瘤，那群庸醫當時信誓旦旦地跟我說，這不是末期，還能治療，誰知道....”

“現在已經第四期？”

“沒錯，第四期了...”

“有標靶藥吃嗎？”

“沒用，標靶藥已經沒用。”

“你很愛你婆婆吧？”

“廢話...她是我最親的人，我比誰都愛她，她比誰都疼我...”

“她既然這麼愛你，肯定不想讓你替她難過的。”

朱凱盈聞言後，擦幹臉上的淚水，笑著說：

“你說得對，婆婆愛我，我難過她會心疼的！”

“是啊，你得振作起精神，說不准你婆婆看見你開心的模樣，病情會突然好起來呢？”

“好！我要振作起來！陪我走！”

朱凱盈說罷，便一把拉住他的手，把他硬拽起來。

“去哪啊？”

“陪我去尖沙咀，我要夾公仔！我要夾一堆公仔放在婆婆的床頭，這樣她就會覺得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她，而是一直都守護著她，陪伴著她！”

“好，我陪你去！”

（八）

他們叫了一輛紅的，浩浩蕩蕩開迎著加連威老道開過去，周隱樂偷偷瞄了她一下，只見她的臉龐被街途的霓虹燈景照得五粉六黃，從她臉上能一覽各式各樣的情緒演變，有厭煩與哀悼，歡樂和期盼，周隱樂驟覺她身上這種迷離的色彩，特別明豔動人。

下車以後，朱凱盈牽著他的手，一路小跑來到一家娃娃機店裏。店內的裝潢以粉紅色調為主打色，從入口到盡頭的夾道兩側，放滿了一部又一部的娃娃機，機器裏的娃娃種類繚亂紛繁，各不重樣，有野性可愛的史迪仔，也有軟萌爛漫的星黛露等等。

朱凱盈樂壞了，她掏出幾張一百元的紙幣，在兌換機兌出五十枚白花花的遊戲硬幣，捧在手心掂量幾下重量，眼角頓時笑成了一對半彎月。

周隱樂四周環視了一圈，問她：

“我們夾哪些？”

“你覺得我婆婆喜歡哪些公仔？”

“索性我們都夾一只，總歸會有她會喜歡的，你看怎麼樣？”

“這主意好！”

周隱樂指向一側的娃娃機，說道：

“你夾這一排吧，我去另一邊夾，這就能節省不少時間。”

金屬抓嘰嘰喳喳的移動聲音彼伏如輪轉，兩人全神灌注，在投幣之後，目光便匯成一條直線，跟隨著金屬抓運動，手中劇烈地搖晃控制桿，腦子只想著計算方位和垂直度，能否夠精准無誤地抓住公仔，還是會失之毫釐，令公仔有機會從縫隙中逃去；等到看準時機，便毫不猶豫地拍下大圓按鈕，只見金屬抓徐徐降下，頃刻之間便決定了短短半分鐘的計算成果。

晚上時針指過十一點，店裏的空曠程度形同冷清，他們把夾到的公仔囤放在過道的路中央，但這座奇山，幾乎是周隱樂一人獨自砌成。此刻他面對著搖桿，越發從容冷靜，每回幾乎都是手起即中，可是轉身一看，卻看到朱凱盈不斷吹鬍子瞪眼，揮舞拳頭錘打娃娃機，焦躁的情緒如同狂洪傾瀉。

“你那邊戰況如何啊？”

“煩死人，這金屬抓是紙紮的嗎？明明夾中又自己甩下來！”

“這麼容易被你夾走，豈不虧死他！”

“什麼意思？”

“娃娃機的承包人可以自己調節金屬抓的鬆緊程度，不耍點技巧是很難夾的。”

“你會訣竅？”

“當然會，不然我也夾不了這麼多！” 說罷，他便把頭歪向那座“公仔山”，朱凱盈瞧了瞧，氣得跺腳罵道：

“會你不早說？存心搞事情啊？”

“你又沒說你不會....”

周隱樂察覺到拍打娃娃機的聲音平地停息，茫然轉過身來，只見朱凱盈恰似一頭餓狼，睜大雙眼，惡狠狠地瞪著他，仿佛隨時都有可能撲過來一口吃掉他。

” 不至於這麼凶吧，我教你便是...”

一語既出，她如同川劇變臉一樣，從餓狼伺食的姿態，轉變成狼崽求食的神態，縱然目光依舊暗藏刻薄，卻像軟化的奶油一般細膩溫柔。

周隱樂站在她的身後，小心翼翼地捉住她的手臂，教她應該如何晃動控制桿，觀察它的晃動趨勢；朱凱盈看他有板有眼地講述著，不由得問他：

“你以前經常夾公仔嗎？”

“沒有經常，只是朋友少，無聊的時候自不然會想找點事情做。”

“為什麼不找些朋友呢？”

“朋友太多的話，有時候自己好像突然就不屬於自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反正我也不在乎別人怎麼想，我也沒什麼情感需求要從他們身上索取的。”

“這樣孤零零的，不很無趣嗎？”

“無趣...無聊肯定是有的，但吃完飯以後，不也一樣有這樣的感覺嗎？避免不了的東西，也沒必要誇大它的壞處吧。”

“你說得好有禪味，不會真打算當和尚吧？”

“小心！”

周隱樂突然大叫一聲，震耳欲聾，嚇得她雙手捂耳，向後彈開一步，這個舉動也間接撞到周隱樂，兩人後仰猛跌，摔倒在地；此時娃娃機裏的金屬抓，晃晃蕩蕩地把公仔一拋，不偏不倚，恰好扔到落口處。

周隱樂先是攙起朱凱盈，然後彎身推開娃娃機下麵的擋板，拿走那只公仔，隨後把它推入朱凱盈的懷裏，說道：

“你看，夾到了！”

“謝謝...”

“小意思...我們也夾得差不多，天快亮了，不如走吧？”

“買個小紙箱吧，你夾那麼多，我們四只手也抬不動。”

周隱樂瞧瞧那堆山一樣巍峨的公仔，失笑道：

“確實是這麼回事，你等等我，我到外面的文具店買去。”

他雖主動請纓，但卻絲毫不熟悉尖沙咀的路徑，加上天色方才發白，許多店鋪尚未開門營業，他拖著

一夜疲憊的軀殼，由山林道走到彌敦道，再折返到加連威老道；此時天色已然光亮照人，街上人聲漸增，他撞見了一家剛開門的士多店，老闆正在搭理報紙，他走上去訴說緣由，問其借去幾張紙皮，搭成一個紙箱，再用黑皮膠帶封好邊緣，托在肩膀走回去。

走到娃娃機店的門口，他聽得一陣喧鬧聲從裏透外傳出，而且是非常熟悉的對罵聲，他抱著紙皮箱徐徐走進去；只見朱凱盈環抱雙臂，站得如泰山一般穩重，但面頰卻如同被岩漿沖燙滌過一般，在遠處都能感受到熱氣騰騰，而她對面則站著兩個人，都是手插褲袋，站姿歪斜，一副趾高氣昂的模樣。周隱樂認出了其中一人，他是曾經和朱凱盈起過爭執的痞子，而站在他身旁的是個頭染金髮的女人，一看便知道是那痞子的女友。

此時痞子注意到周隱樂越走越近，略一沉思，隨即陰冷地笑道：

“你男朋友啊？口味變了，喜歡上同齡人？”

朱凱盈不言語，那金髮女子又說道：

“你這幅死爹媽的模樣，看了真叫人心疼，但又有什麼辦法，自己犯賤怪得了別人嗎？”

朱凱盈並沒有還嘴反駁，只是翻了翻白眼，便把手裏的公仔擲到一旁，頭也不回的走出去。周隱樂見狀，剛欲追去，怎知一只手臂如同鋼箍扯套住他，他一下疼痛，反手將其甩開，剛欲發作，那痞子卻搭住他的肩膀說道：

“兄弟，好心提醒你一句，最好不要跟那人走得太近，不然到時候死的不明不白，可不要問為什麼！”

“說什麼廢話，鬆手！” 說罷便打走那只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你何必自討苦吃，姓朱那婆娘是偷錢的慣犯，在我們圈子裏早就臭名遠揚！”

“她沒偷過錢，是你們冤枉她，還合起夥來擠兌她，你們的良心過得去嗎？”

“你見過罪犯會主動承認自己犯法嗎？你們這些學生哥兒沒什麼缺點，就是讀書讀壞了腦子，你以為世界上遍地都是好人？”

“反正我認識她這麼久，我瞭解她為人，她不可能偷錢，更不可能說謊！”

“你認識她很久了嗎？我認識她五六年，怎麼從來沒見過你？她借朋友錢不還的時候你認識她了嗎？她偷錢後栽贓嫁禍給別人的時候你認識她了嗎？她的黑歷史多得一張A4紙都寫不完。她跟你做朋友，只是想騙你錢而已，你以為她真喜歡你個傻子啊！”

周隱樂聽得動容，心臟仿佛被粗暴地捏住一般難過。他想起來認識朱凱盈的時間確實不夠長，自己也不算多瞭解她的為人，他向來以為朱凱盈拖遝不說金環的來歷，只是她生性貪玩，但倘若眼前這個痞子所說的一切皆為屬實，那麼這個金環大概率上也是她不知從什麼地方盜竊過來，卻又謊稱是別人所送的，目的便是誘引他以博取信任，方便日後騙取錢財。念及此處，周隱樂開始懷疑自己的友善被濫用和背叛，傷感之餘，一股憤恨的情緒直沖胸臆。

周隱樂越想越不開心，越想越氣憤，他把手上的紙皮箱子往地上一扔，就轉身跑了出去。

（九）

當天晚上，月色微明，他在床上滾來滾去，不斷回想痞子跟他所說的那番話。

他站在柔情與險惡之間來回思索，不甘的酸澀味無窮無盡地沖上心頭，雖然朱凱盈是否有欺騙自己，目前還只是處於薛定諤的貓的狀態。可是，即便朱凱盈真的心存歹意，按理說他應該也能笑著釋懷，對於人際關係的漠視，素來都是他維持情緒穩定的絕妙法寶，唯獨今次，他表現得極之反常，甚至可以說是耿耿於懷，像吃飯喝水一樣，一股來自本能需求的情感回饋，讓他不能以自欺來進行抵抗，縱然他極力回避，強迫自己不往那方面去想，可越是如此反倒令自己越清楚，他投射在朱凱盈身上的感情，顯然是一種高於友誼山頂的愛慕和悸動。

苦苦掙扎了一整夜，他決定直面內心，以最真摯的情感向朱凱盈訴說自己最真實的想法；但他給自己預設了一個前提，那便是先要弄清楚朱凱盈是否真心要陷害於自己，好證明他不只是單方面動情卻被無情當作水魚被戲弄。

借著身體不適為由，周隱樂跟學校申請了長假，學校見他出勤記錄良好，也不得不批准他的假條。於是他每天醒來吃完早飯，就穿過沙灣徑的木棉樹蔭，兜過羊場小徑，面朝大海坐在石堤上，看著浪潮浮浮沉沉，由蔚藍的絲綢變成墨黑的布匹，守候著朱凱盈出現。

直到第七天，周隱樂嗅到一股濃郁幹澀的煙味飄來，深深歎了一口氣，便說：

“就應該問你拿個聯絡方式。”

朱凱盈一躍跳上石堤，今天她穿一件吊帶牛仔工衣，手上還是掐著那根波邁的煙。

“你問了我也不給，不過你為什麼這麼肯定我會出現？”

“就算你再也不來上學，至少也得回來辦退學手續吧。”

“要是我連退學手續都不辦呢？”

“我看你不像這種人，畢竟認識你這麼久！”

“其實也沒多久。”

周隱樂心頭一震，想起那個痞子跟自己說過的話，便試探性地問到：

“你知道上次那個痞子跟我說什麼嗎？”

“我沒興趣知道。現在想來，之前反駁他都是多餘，我根本不需要向別人解釋什麼，他愛怎麼想就怎麼講去吧！”

“可是他說了你不少壞話，說你是小偷，過往還有很多所謂...黑歷史...”

朱凱盈猛抽一口煙，淡淡地道：

“所以你相信嗎？”

“我沒有相不相信，只是覺得好笑罷了。”

“我不是問你好不好笑，我是問你相不相信？”

周隱樂注視著她眸子裏的篝火，被無名的風卷得陰晴難測，魅惑之下埋藏著一絲危險。他咽了一下口水，正色道：

“我相信你。只要你告訴我這只金環的來歷，我肯定毫無保留地相信你。”

“你懷疑我？”

“我沒有。”

“那是不是我不告訴你，你就會懷疑我是小偷？”

“我都說了不會，可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直都在打探金環的來歷，但你...”

“行了，我不知道他具體跟你說了什麼，反正我絕不是他狗嘴裏的那種人！他想趕絕我，讓我沒有朋友，斷絕我的社交圈，我怎會想不到他那些骯髒幼稚的小學生行為，可我萬萬沒想到，你竟然也會跟那種貨色合夥來污蔑我！”

“既然你問心無愧，為何又要隱瞞金環的事情？你沒有偷東西，大大方方跟人解釋清楚不就雨過天晴了嗎？非要拖泥帶水，跟人家含糊不清，難到就是為了維護你那自尊心，你的自尊心真有這麼重要嗎？”

話沒說完，朱凱盈就張大手掌“啪！”的一聲巨響，精准無誤打在他臉上，本來光滑的皮膚霎時就顯現出一只無情的掌印。周隱樂急得氣喘不斷，胸膛一鼓一漲的，睜大雙眼看著朱凱盈，卻見她臉容蒼白無力，嘴唇微顫，琥珀色的眼睛像牆體剝落般褪去色澤，再不見篝火，也莫提夕陽，一滴熱淚順著臉龐高低起伏的地勢，頹然滑落在地，她緊咬唇齒，平和地抖出七只字：

“對我來說...很重要。”

（十）

“也許她真的沒有做過，只是固執罷了。”周隱樂不斷在重複這句話，不論是在學校還是家裏，在口中還是心中。

隔天回到學校，周隱樂發現自己桌上放著一只金環，下麵壓著一封信。他知道是朱凱盈留下的，想起昨天吵架的場面，心中更覺歉疚。

他把金環揣到懷中，然後躲進學校的廁所裏偷偷拆閱信封，信上寥寥幾行字，寫著：

“我沒有偷過任何東西，金環確實是一個女孩在海旁送給我的，她說這東西能幫我實現當下的願望我才接受的，現在我願望也實現了，索性這金環就送給你；十分鳴謝你往日的陪伴，但願我們都能在回憶中抹去最後的結局，只留下最初的片段。”

後來周隱樂從別人的口裏得悉，朱凱盈在留下信封的那天，同時也辦妥了退學手續。

（十一）

周隱樂不奢求她的原諒，只想找個機會向她表達歉意，可是目下音訊斷絕，基本沒有辦法能夠找到她。這時，他突然想起朱凱盈的婆婆正在瑪麗醫院留院，心想倒不如借探望為由打探朱凱盈的下落。

他到街市買了一籃子水果，乘小巴到瑪麗醫院後，沿著腦科病床室的路牌指引，來到病房的登記處之前，並自稱是朱凱盈的朋友，受她拜託送些水果前來探病。周隱樂在前來的路上已經想好對策，如果醫院允許他進去自然是萬事大吉，如若不能，那就讓她打個電話給朱凱盈求證，到時候只要搶過電話就能夠和她搭上話。誰知道姑娘因為忙於桌面上的文書工作，聽到他報上親屬名字，只是揮了揮手，便毫不攔阻地讓他進去。

周隱樂提著果籃子，避開年輕和中年的病人人群，只挑老年人的病床走去，挨個詢問他們認不認識朱凱盈，正當問到第三張病床，一張沙啞的聲音逐字逐句地問：

“你來找我孫女幹嘛？”

周隱樂轉頭一看，只見一個臉容枯臒，面色和藹的老人家正笑意盎然地看著自己。

“老人家，你是朱凱盈的婆婆？”

她看了看周隱樂手中的果籃子，問到：

“如果我說不是，是不是就沒有水果吃啦？”

周隱樂現在基本確定她就是自己要尋找的那位老人家，隨即禮貌一笑，將果籃子放在床尾升起的高檯上，說道：

“老人家您好，我是你孫女的朋友！”

“只是朋友嗎？我還以為是男朋友呢！” 說著她便打趣地笑起來。

“我也希望是...”

“相處之間起了摩擦嗎？”

“是有點小摩擦...她氣得不願意再看到我，可是我也能理解。”

“我這孫女可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啊...到底怎麼回事？”

“我誤會她是那種專門偷別人東西的壞傢伙，但其實她不是，她可能只是...倔強罷了...”

老人家呵呵大笑起來，從被子裏伸出一只如同槁木般瘦弱且滿布皺紋的手，緊緊握著周隱樂的衫角。

“後生仔！你好踩不踩，偏偏踩中我孫女的死穴啊！我這個孫女，打小就跟我在一塊生活，她媽媽我

女兒，在她很小的時候已經跟她爸離婚，只是每月循例給她發點兒生活費，除此以外的任何噓寒問暖，完全沒有過...可能正因為如此，她越長大性格就越強，有時候寧願跟別人玉石俱焚，也容不得別人懷疑她錯怪她。她從不給別人留活路，也不給自己留活路。”

“她的脾氣，真的很古怪....” 周隱樂情不自禁地啞然失笑。

“話是這麼講，雖然有時候她不聽話，但還是很愛我這個當婆婆的。”

“是的，她曾經跟我說過，她沒有什麼遠大的夢想，只是希望有個愛她，理解她，尊重她的人。”

“所以我經常跟她講，不要成天跟那群小混混走在一起嘛，酒肉朋友開心的時候就一起嘿嘿哈哈，一到反臉比翻桌子都還快，她偏不聽！遲早是要吃苦頭的！”

“奶奶...你說，她還會原諒我嗎？”

“很難咯，畢竟脾氣不倔，她也不叫朱凱盈，是吧？”

周隱樂苦笑著點了點頭，從果籃裏拿出幾顆蘋果，剝掉外皮，遞到婆婆的手裏，直到看見她津津有味的吃完，便動身打算離開；臨走前，他囑託婆婆不要把自己來過的事告訴朱凱盈，然後就默默離開了醫院。

（十二）

周隱樂從瑪麗醫院走下來的時候，天色已然暗淡，行走之際，不經不覺又回到沙灣徑，在昏暗的街燈映照下，路旁的木棉樹不再鮮紅如火，道上的雪白的木棉花亦早已被風驅散。

滿眼落索令周隱樂不禁心生難過，他掏出褲袋裏的金環，一邊信步在街道，一邊朝高空不斷拋接金環，想盡快驅趕心中的不快。

走著走著，後背忽然一涼，一只矮小的身影風馳電掣地擦身跑過，待他還沒回過神來，手上金環就已經消失不見。他失神大喊：

“喂！你別跑！”

他奮起追趕，跟著那個矮小的身影一路在黑夜中左右穿梭；只見那身影跑到海旁盡頭後，往右邊縱身一躍，跨過了兩米高的石堤，周隱樂自知無法躍過，只能借著旁邊較為低矮的石堤攀爬上去，當他翻過高聳的石堤後，因為重心失衡，一個栽跟鬥摔了下去，起身卻發現自己正軟綿綿地跌坐在沙灘上。

此時，他借著微亮的月光，瞧見兩個一高一矮的黑影佇立在海邊的沙灘，他按著大腿支撐起來，問到：

“幹嘛搶我的東西，快還回來！”

那高的黑影發出銀鈴般清脆的笑聲，說道：

“這哪兒能是你的東西，這是我的東西，此前不過借給你罷了。”

周隱樂半點摸不著頭腦，卻覺得聲音極其熟悉，好像在何時耳聞過一樣，一抖腦袋，突然想起夢裏那個攔路女子的音容笑貌，驚恐地道：

“你...你不是！你不是那個戴著金環的女人嗎！？”

此時，那兩個黑影慢慢向他步近，周隱樂揉揉眼睛，定神一看，矮的那個是一個俏皮可親的小女孩，她迷你的身軀披著一襲鬱金香色紅粉的斗篷，頭上戴著圓頂白帽子，帽子上戳破兩個小孔，兩束小辮子像瀑布一樣穿過小孔垂下；而高的那個黑影，便是周隱樂在夢中看見的攔路女子，她身穿素色大旗袍，神態自帶一股倔傲。

旗袍女邁著小碎步走到周隱樂的面前，伸手撫摸一下他的臉龐，神傷道：

“真是可惜了，你們男人的腦袋啊，就是一條筋，老是猜不透女孩子的心意！”

“你...你為什麼能跑進我夢裏？” 話剛出口，周隱樂發現自己簡直像是在癡人說夢，立馬又圓了回來：“不，我的意思是，我是不是在哪里見過你？”

“就是在夢裏啊，用得著大驚小怪嗎...”

“不可能...你是妖怪吧！”

旗袍女遲疑片刻，忍俊不禁道：

“你這人呆頭呆腦真有趣，怪不得姓朱的丫頭會喜歡你！”

小女孩此時終於做聲說話，她指向旁邊的旗袍女，說道：

“這位姐姐不是妖怪，她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人，不過死後的靈魂仍殘留一絲執念，以致久久不能投身彼岸罷了。”

小女孩的模樣雖然稚嫩，但講起話來從容不迫，有條有理，就好像一個成年人偷偷躲進孩童的皮囊裏去。周隱樂看她們談吐正常，也不像那種吃人害命的鬼怪，警惕的心慢慢放鬆下來，說道：

“她是上世紀的人？我夢裏邊的畫面莫非全都是真實發生過的？”

旗袍女點點頭，歎了一口長氣，用一種類似粵劇哭腔的聲線徐徐說道：

“對你這些年輕人來說，可能是鹹豐年前的舊事，但對我來說就像昨日剛發生過一樣，時時刻刻都在揪痛我的心！因為門閥偏見，郎君的家人一直對我甚是不滿，不僅如此，為了拆散鴛鴦，他們還逼迫郎君與別的女子成親。”

周隱樂聽得雲裏霧裏，直言道：

“你的男人和別的女人成親，那為什麼我夢到的是葬禮而不是婚禮？”

“因為郎君深愛的人從來只有我一個，成婚以後，他沒有一日不是鬱鬱不歡的，不久後，他便積勞成疾，黯然離去...”

“你把棺材攔下來，就是為了見你郎君最後一面？”

“生前不得相聚，死後也不許見面，世上哪有如此狠心無情的人，他家裏人全是人面獸心，我不會讓他們得逞！”

“所以你最後能逼迫到他們開棺嗎？”

“沒有。”

“沒有？”

“他們說，要想見到郎君的屍體，除非他們都死絕！可我不是這麼狠毒的人，我不用他們死絕，只需要死一個人就可以！”

“死一個人？誰啊？”

旗袍女神色自若地吐出一個單字：

“我。”

“你...自殺了？”

“廢話...我要是偷生，站在你面前的女子就只會是個醜陋肥腫的老太婆！”

“可是為了一個男人自殺，值得嗎？”

“為了愛，我管不了那麼多。”

周隱樂聽到這個愛字，想起朱凱盈平日裏的一顰一笑，一吵一鬧。旗袍女子接著道：

“在他們拒絕我的請求後，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就一頭撞到棺材板上，像大雁殉情一樣，我連痛的知覺都感應不到，兩眼一黑就暈倒過去。”

周隱樂幾乎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可是這後果，卻想破腦袋也想不通，便狐疑地問到：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可是你說了這麼久，也從沒說過為何我會做這個夢，因為這個夢，我每天幾乎是顛倒日夜，精神奔潰！”

“可是沒有這個夢，你也不可能會跟姓朱的女子產生際遇啊。”

“你說什麼？”

話到半途，遠處層浪相疊，卷成一道海簾洶湧沖來，聲勢浩大得形同鋪天蓋地，這堵巨浪到達海岸後就如丘而止，但依然高聳如山，把輪月和沙灘完全區隔開來，海簾裏還若隱若現地透著一股黃澄澄的金光。

旗袍女凝望海簾許久，轉頭對著周隱樂嫣然一笑，說道：

“孩子，老實跟你說，我覺得你和姓朱的女孩挺般配的，只可惜有緣無份，要是你日後再遇上別的女孩，可要懂得好好把握。我在人間待得太久，再磨蹭閻王爺就要親自來抓我啦，再見咯！”說罷，她就轉身投入海簾之中。

隨著旗袍女的消失，高高的海簾在一聲巨響下頹然瀉下，濺起的水花幾經翻騰後，複又歸於大海。

周隱樂看得目瞪口呆，小女孩依然面不改色，摩挲著手心的臂釧，自言自語道：

“緣聚即來，緣散即去。”

說罷，她就躬下身來把臂釧拋到大海，只見臂釧在水底下晃頭晃腦地浮到海面，伴隨海風不住飄流，漸行漸遠。周隱樂木無表情地說道：

“扔了多可惜...”

“不可惜，即使你們成事，還是得扔掉。”

“小女孩，你是妖怪嗎？”

“我是種緣人，不是妖怪。”

“種緣人？”

“世間一切的相遇都不是偶然，而是存有定數，我便是這個定數的抉擇人。”

“你是說我和朱凱盈的緣分，是你一手促成？”

小女孩思索片刻，不緊不慢地說道：

“倒不全是，我把夢送給你的時候，其實還沒找到與之相對應的有緣人，恰好你第一次遇到她的時候，我見到你因為她的眸子而動情了，因此我便順水推舟把臂釧送給她，好讓你能夠有機會接近她。好比說，我把一束鮮花交給你們，可是送給誰則是你們的選擇。”

“結果我自己把鮮花折斷，對吧？”

“可能吧，又或許你們本來就不合適。”

“你為什麼會看中我，給我這段緣分？”

“我沒有看中你，這世上每個人都會有機會受我眷顧，因為每年都會有形形色色的人帶著遺憾離開有情世間，他們在通往輪回的路上，無一例外都會經過這個海旁遇見我，這時候我會問他們願不願意為人間的有情人留下祝福，如果願意的話，我會向他們取走一件物事，作為催動緣分誕生的契機，然後他們就能多停留在人間一會兒，見證受他們祝福的情侶由相識到相戀的整個過程經歷，而你只是其中一個罷了。我曾經目睹過無數情人的結局，有時候是終成眷侶，無奈大多數都是不歡而散。”

“怪不得你說話都不帶感情...”

“愛情確實會令好多人執著得死去活來，但對我來說，見慣也就木然了。”

他理清思路，想起自己是因為金環才認識朱凱盈，而金環又本是旗袍女的定情信物，心境頓然一片明朗，霎時又苦笑道：

“以你說，我和她還存在緣分嗎？”

小女孩莞爾一笑，擺了擺手，示意無可奉告。

《青海之下》

（一）

爺爺的失憶症日復嚴重，莫駿雲因為平時要上班，只好將爺爺送到醫院暫住治療。

每星期他都會趁著周日假期到醫院去探望爺爺，可是最近公司接收的單子陡然大增，上頭派遣的工作量也相應飆升，變相連安息日都要虧蝕給公司；作為一隻社會的工蟻，莫駿雲算得上是盡心盡責，可是作為人孫來說卻表現的不如理想。不過今天是爺爺的生辰，莫駿雲為了能給爺爺慶祝生辰，提前趕命完成了工作。

下班以後，他匆匆忙忙到美心餅店取走日前預定好的小蛋糕，隨後到大街上截住一輛的士，風風火火地趕往醫院。精神科的病房寬敞明淨，除了衛生間和病床，還有專門設立的娛樂休閒區給病人們打發時間，這個區域有一部大電視，各種的棋類遊戲和一張轉角的意式大沙發，若非到了規定的就寢時間，病人們都捨不得離開這個區域。

自從把爺爺托管給醫院後，莫駿雲已經提前跟病房裡的左鄰右鄰打好關係，希望自己不在的時候，他們都能多長個心眼照看一下爺爺，所以做好登記手續後，他並不著急先探望爺爺，而是走到休閒區跟病友們逐個問好，噓寒問暖地關心他們的近況。

「身體見怎麼樣啊？婆婆？」

「死不去就已經萬事大吉，還奢求什麼呢？哈哈哈哈...」

「話不能亂講啊，快到新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啊！」莫駿雲邊說邊環視一眾病友，引來病友一連串的致謝聲和笑語聲。

「你不是要看你爺爺嗎？他在床上睡覺呢，你快去看吧！」

莫駿雲連聲道謝，提著小蛋糕盒走進病床區域。

（二）

為免吵醒爺爺，莫駿雲輕聲細步地走近，只等他探頭一望，卻看到爺爺正躺坐在床上嘮嘮叨叨，晃動的腦袋伴隨著兩手的比劃，十足一個沈醉於音樂里的樂團指揮家。而床邊此時正坐著一個女孩，她把下巴枕在臂彎里，注視著爺爺的臉容，也傾聽著爺爺的話音，一刻也未曾走神。

「原來你醒了，爺爺！」

爺爺轉頭看向莫駿雲，歡騰的熱氣仍在他臉上氤氳不散，笑著說道：

「我孫子來看我咯！來來來！」

莫駿雲剛想走近，誰知那個女孩看到他，就像是撞見了餓狼猛虎，適才的靜謐一下子變得驚皇，她畏

縮地後退幾步，隨後往外奔逃出去。莫駿雲半點摸不著頭腦，向爺爺問道：

「爺爺，這人您認識？」

「她說她是我老婆的孫女兒！」

「奶奶什麼時候有個孫女？我怎麼不知道？」

「我也沒問她...」

「肯定是假冒的，醫院真的沒點規矩，像個沒掩雞籠一樣...給這種不三不四的人跑進來！」莫駿雲氣沖沖地說道。

「可是她能說出來你奶奶的相貌特徵，甚至你奶奶喜歡什麼，討厭什麼，她都說得頭頭是道啊！」

「你沒記錯吧？你是不是又犯病了爺爺？」

莫駿雲上前來摸了摸爺爺的頭額，反被爺爺一手掃開，嫌惡地罵道：

「臭小子，我只是沒記性，還能憑空作故事來糊弄你？」

「可能你太想念奶奶...犯了臆想症也說不定！」莫駿雲說完以後自顧自大笑起來，爺爺見狀掄起手掌，一巴掌朝他臉拍過去，罵道：

「沒大沒小...有你這樣咒罵老人家的嗎？」

「玩笑話而已...不說就是了！」

爺爺的眉頭縮成一團，皺巴巴的臉顯得越加憂愁，說道：

「說實話，我的確很掛念你奶奶，也不知道她現在究竟是死了，還是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你以前不是老說奶奶一早死了嗎？」

「以前是不想跟你們小孩子解釋太多，你奶奶其實只是失蹤了，到底死沒死我也不曉得，但至今我也沒能找到她，唯有當她死了...」

莫駿雲從小就聽爺爺說過，上世紀日本發動起三月亡華的侵略戰爭，中原大地各個城市都相繼淪陷，最後連香港也宣告被佔領，皇軍為了發洩長期戰爭所積壓的繃緊情緒，橫行在大街上到處燒殺搶掠，甚至闖入民居姦淫婦女，普通市民倘若在大街上迎面撞見他們，也需要低頭弓腰以示敬意，可是奶奶生性剛烈，不願意向日軍作諂媚之舉，因此就被日軍捉起來就地槍斃，每每想到此處，他就不禁罵道：

「蘿蔔頭！畜生！」

「畜生都不如！要不是他們，你奶奶也可以在我身邊陪我嘮嘮嗑...」

「過去的事別想了，今天是您生日，吃蛋糕吧！」

莫駿雲小心翼翼地從盒子里端出來一個小蛋糕，平整地擱在床前的一張小桌板上，然後給他唱起一首生日歌，唱畢以後，他陪著爺爺一邊吃蛋糕，一邊閒話家常，可爺爺總是擺起一副悶悶不樂的模樣，他深知是因為提起了奶奶的事情。儘管整晚他都在絞盡腦汁想要逗爺爺發笑，無奈爺爺只會笑皮不笑肉，在他的眉梢眼角，終歸能尋覓到一抹哀愁。

（三）

夜裡，醫院規定的探望時間已經過去，病人們早已安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莫駿雲幫爺爺蓋好被子後，在他耳畔叮囑了幾句話，也打算抽身離去。當他走出病房，沿著走廊朝大門緩步走去時，卻聽到一個聲音在不知名的方向朝他喊道：

「喂！」

莫駿雲四處張望卻不見人影，心裡突然泛起了恐慌感，他屏住呼吸，只想在這一瞬間抹去自己所有的感官細胞。這時，他感覺到背部涼意侵襲，小小的筆狀物體戳了一下他的肋部，如此敏感的位置和突如其來的襲擊，迫使他急速地閃躲到牆邊，他的身體不經意縮成一團，連微小的汗毛都豎立起來。

「你...是人是鬼？求求你放過我吧...我明天還要上班....」

借著走廊的微弱燈光，莫駿雲這才看清楚，眼前這人身穿一束藍色間條的病人衣服，卻蓬松得極其不稱身，她的細嘴薄唇，眼神清瑩，精緻得儼如小家碧玉，奇怪的是兩頰都分別塗上一條五彩斑斕的顏料，活像兩條淚溝蜿蜒到嘴角邊上。莫駿雲能夠認得出來，這人便是爺爺床畔的那個小聽眾女孩。

「是你？」

女孩抿了抿嘴唇，說道：

「就是我啊，你不要怕！我沒有惡意的！」

「沒惡意你戳我又是什麼意思？」

莫駿雲看向她的手，發現她攥緊的拳頭裡拔出一根細長的手指頭，原來那個筆狀物體只是她的手指，心中頓時如卸磊塊。女孩問他：

「你是那個爺爺的孫子嗎？」

「是啊，你是？」

「我也算是她半個孫女吧！」

「什麼叫半個孫女...你是裂開了一半嗎...」

女孩的眼梢掃過牆上掛著的時鐘，不覺吃了一驚，隨後從褲兜里掏出袖珍一般細小的圓盒子，莫駿雲

遠遠看過去，就像是化妝用的那種粉底盒。

「幫我個忙唄？」

「什麼忙？苦力活要收錢的！」

「不用，你只要閉上眼睛就好了！」

「這要求好奇怪啊...你別對我圖謀不軌...」

「快點吧！我不會害你的！」

莫駿雲被她催得厲害，不知不覺就閉上雙眼。女孩於是即刻打開圓盒子，把兩根手指併攏在一起往裡面搓兩下，接著在他兩頰邊抹了三下，莫駿雲只覺得臉上粉撲撲的很是舒爽，他睜開眼來，好奇地用手撩下一點，想要看看是個什麼物事，怎知女孩打落他那只手，說道：

「別碰，擦掉了你就麻煩了！」

「我會有麻煩？」

「是啊，你會進不去的！」

「怎麼，幫我喬裝打扮，要帶我去夜店嗎？」

「夜店？夜店是什麼？」

「你不知道夜店是什麼？」

「不知道。」

莫駿雲的思緒被她搞得一塌糊塗，說道：

「我明天還要起早，沒空陪你玩...」說完他就要轉身離開，女孩走上前擋住他的去路，張開雙臂說道：

「你不能走！奶奶肯定想見你的！」

兩人相視凝望對方半分鐘，此時值夜班的姑娘走了過來，說道：

「不好意思，家屬探望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你們該走咯！」

女孩看了看時鐘，滴嗒滴嗒的时針擺動聲在萬籟俱寂中尤为沈重，她把心一橫，拉著莫駿雲的手就往外跑去。莫駿雲莫名其妙被拉著奔跑，心裡十分抗拒，像要掙開她的手，卻像被鐵拷鎖住一樣不能動彈，他怎麼也想不到一個看上去弱柳扶風的女孩，力氣竟會如此之大。

（四）

醫院門前是一條盤旋曲折的架橋公路，再往前便是一片壯闊的大海。是夜明月高懸，月色打在海面上，激起粼粼波光，就像一條條小銀魚在跳彈躍動。女孩一路拖曳著他走出醫院大門，直至領到公路架橋的鐵欄桿前才松開手；莫駿雲一邊喘著粗氣，一邊摸著腫紅的手臂，嚷嚷道：

「你不知道我們白領跑步，很容易猝死的嗎....」

「到了，跳下去吧！」

莫駿雲圓睜大眼，失聲叫到：

「什麼！？」

「跳下去啊！」

莫駿雲倚著欄桿，探頭探腦地往橋下一看，目測也有幾百來米高，從這裡跳下去不亞於高空落體，他訝異地問到：

「我跟你無冤無仇，你想我死總得說個理由啊...」

「誰要你死？我只是要你跳下去，你不跳，就到不了那邊見我奶奶！」

「你說的那邊是...地府...嗎？」

莫駿雲起初已經以為她是鬼魂，但交談過後發現她可能純粹只是神經病，然而現在見她舉止行為都很像是冤魂前來索命，不由得心驚肉跳地說道：

「你不要讓我跳，我還不想死，我想活下去....」

女孩見他害怕得只差跪下去，一臉狐疑地說道：

「你這人好奇怪...」說罷，她便推了一下莫駿雲，這個推勁兒少說也有六百多磅，即使是一頭牛也能夠推得下去；可是莫駿雲的求生慾望高漲，儘管整個身子已經翻跟鬥似的反轉過來，但雙手還是像玩吊槓一樣牢牢抓住鐵欄桿，死活不肯鬆手。而底下茫茫大海，就像一隻深海巨獸張起血盆大口，隨時等待他主動掉下來吞噬他，一想到這裡，他便恨不得把指甲也嵌進欄桿裡頭，這樣他就永遠不會掉下去。

「殺人要償命的！！！快把我拉上去！」

女孩微微一笑，對他說道：

「待會兒你遇到一個穿著宋朝軍裝的老伯伯，記得不要做聲，等我講就好了！」

說完，她便將他的手指頭一根根掰開來，莫駿雲終於堅持不住，他在高空中吃盡了海風，隨後迎著漆黑一團的大海撞進去；可是在撞進去的一剎那間，他本料想自己是如同撞到堅石一樣疼痛，誰知竟像一頭陷進去光滑冰涼的絲綢，沒有一絲的不適感，甚至還非常愜意舒適。

下沈頓時變成浮升，水流的運動沒有把他扯下去，反而是承托著他的身軀慢慢將他提起來，他並沒有飲下多少海水就浮出海面，極度的驚恐使他不斷拍打海面，左右扒拉著冰涼透頂的海水，彷彿罹患了深海恐懼症一樣歇斯底里，直到有一隻手臂繞過他的脖子，拉著他的身軀向前游動，大幅度的掙扎動作才漸漸平緩下來。

（五）

女孩把莫駿雲拉到一處堆滿砂石的岸邊上，輕輕把他放下，問到：

「原來你不會游泳啊？」

莫駿雲兀自驚魂未定，忽然聽到這麼一句有意嘲諷的話，一股怒氣直衝腦門，叫罵道：

「這個高度，菲爾普斯也得死啊！」

待他稍微鎮靜下來，摸了摸身體，感覺到體內血液尚存溫熱，頓時便覺這句話簡直是自打嘴巴，他一臉糊塗地呢喃道：

「不可能，我肯定是死了...」

女孩見他愣愣瞌瞌，不禁問道：

「你老說死這個字，你真有這麼想死嗎？」

此時，一個雙頰塗彩且滿臉胡渣子的老人家從遠處走過來，其目光不斷在兩人身上來回遊蕩，莫駿雲被他那如芒尖銳的眼光震懾到，腦袋頹然耷拉下來，但經不住好奇心，還是稍稍抬了一下眼，卻見他胸前系著一件寬袖短衫，衫裡面穿著獅頭豹臉的鎖子甲，鑿鑿一副古代軍人的模樣。老人家壓著喉音，凜然說道：

「什麼人？」

「他剛浮在海面上，是我把他救上來，順便替他摸上彩泥粉的！」女孩說完後，彎身在莫駿雲的臉上擦了幾下，只見彩色的粉屑一時沾滿了她的手心，之後她再用另一隻手擦自己的臉，卻見她臉上的兩條色彩彷彿與皮膚相黏一起，任憑怎麼用力擦拭也絲毫不掉色。

老人家思索片刻，問到：

「年輕人，何故尋死啊？」

莫駿雲剛想否認，女孩就捂住他的嘴，說道：

「伯伯你看，他喝了好多海水，現在暈坨坨的，不如我先把他帶到家裡照顧幾天，再跟他說明情由？」

莫駿雲本想甩開女孩的手，忽然想起她曾經叮囑過自己不要做聲，也就沈默不語。伯伯遲疑片刻，繞著兩人來回踱步，好像在仔細觀察一件珍稀物品，女孩尷尬地笑道：

「我從小就在這生活，伯伯你不是不知道的，我怎麼會讓個來歷不明的人住在這裡呢？」

伯伯咳嗽幾聲，问道：

「小熹，問題是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我無聊啊，就想到來找伯伯你聊天啊...」

「小熹！你知道偷跑出去是大罪，而把人帶回來更是罪加一等！」老人家操著殺氣騰騰的腔調把話里的只字只句，渾圓無誤地吐出來，這股氣勢直壓得莫駿雲和小熹不敢輕易抬頭，然後他接著講：

「小熹，你貪玩情有可原，伯伯可以不計較，但這個年輕人必須送回去！」說著便凶神惡煞地望向莫駿雲。

小熹這時的臉容像髹上一道白漆，血色全無，但依然有氣無力地說道：

「伯伯不相信也就罷了...」說罷，她就把莫駿雲從地上拉起身，將他的一隻手掛在自己的頸後，攙扶著他一拐一拐地走開。

伯伯神情凝重，隨後大喊道：

「年輕人，小熹是怎麼把你推下海的？」

莫駿雲聽到後，陡然間像觸發了某種開關一樣，憤憤道：

「凌空幾百米高推下來的啊！」

一語既出，小熹待想要捂住他的嘴巴，已然為時已晚。此時身後傳來一陣急速的腳踏聲，老人家正邁開虎步追趕上來，高聲叫道：

「小熹，給我停住！」

（六）

小熹已經顧不得慢吞吞地扶著莫駿雲走路，她彎腰蹲下，用背脊托起莫駿雲後，如一支穿雲箭般飛奔出去。莫駿雲被這突然其來的逃命舉動嚇得六神無主，他一方面不絕扭頭張望，一方面壓抑著自己過大的動作，生怕會拖慢小熹奔跑的速度。

小熹背著他在道上左穿右插，腦中彷彿置放著一張路線圖，把所有路徑都一一摸透摸熟。莫駿雲順著她奔跑的方向，將沿途的風景盡收眼底，一時之間大開眼界，他發現此處周圍的環境竟與平時生活的香港相差無幾，不僅地勢高低起伏，宛若一座山上之城，連地上黃白相間的斑馬線和水泥方磚也如出一轍。不過，在坦闊的大路上，沒有繁華鬧市裡的車水馬龍，只有各色各樣奇裝異服的行人，還有間中一兩只小貓小狗慵懶地走過。

莫駿雲越看越沈醉，他感覺自己身處在一個慢節奏下的香港，沒有磨人的工作，也沒有喧囂鬧騰的人

海和車海，雖然很反常，卻很恬靜。

此時，小熹眼見已經擺脫伯伯，懸吊的心慢慢垂放下來，莫駿雲挨靠在他的耳畔，能聽得到她气息急促，疲态尽显，他於心不忍，故而說道：

「把我放下來吧，我自己能走！」

小熹沒有言語，直至走到一座巨物面前才把他卸下來。莫駿雲站穩後，抬頭一看，只見這座巨物煥然就是香港的舊式唐樓，只是外牆灰白斑駁，窗框搖搖欲墜，看上去特別破敗凋零，他沿路過來已經從種種端倪嗅到一種古怪的氣息，不禁問道：

「這是香港？香港的唐樓？」

小熹緩過一口氣，徐徐說道：

「這裡不是香港，不是你住的地方。」

莫駿雲喃喃自語：「不是我住的地方....」

「這是奶奶和我住的地方！」說著小熹便指向眼前的唐樓。

「你奶奶？」

「也是你的奶奶！」

「我奶奶已經被日軍逼害殺死了，我沒有奶奶。」

「不是的，奶奶沒有死，奶奶還活著！」

莫駿雲聽完以後渾身打冷顫，其實奶奶有沒有去世他也不感興趣，畢竟是數十年前發生的事情，況且他從出娘胎那一刻起，奶奶就已經不在人世，在他的意識當中，奶奶是虛無縹緲的存在，就像秦皇漢武那樣，沒有人曾經親眼目睹過，作為一種形象零散地存活在人的記憶里，他是不真實的；可是，此刻秦皇漢武正在這棟唐樓里呆著，虛妄的形象一下子逆轉成真，很難不讓莫駿雲心生激動。小熹見他面無表情，搖動他的手臂，說道：

「我們快上去吧，我怕那個伯伯會追上來！」

「好...上去就上去...」

莫駿雲跟著小熹的腳後跟，跨過鐵門，沿著一條陡斜的長石階拾級而上，他發現唐樓的外牆雖舊，內籠反而光鮮亮麗，沒有一摞摞如山堆積的垃圾塑料袋，也沒有吃過的口香糖和抽剩的煙蒂，地面潔白得如同鋪上一層大理石。

這棟樓的每一層都有兩個單位，一直爬到五樓後小熹的腳才不再往上抬，顯然奶奶就住在這層的其中一個單位內。莫駿雲問到：

「我們到了？」

「到了！」小熹走到右手邊的單位，拉開大門外的鐵閘，呼喊道：「奶奶！我成功了！」

木門伴隨叫喊聲嘎吱一聲打開，門後一個體態龍鍾的老人家探頭而出，像大鵬展翅般張開雙手把小熹摟入懷中，笑聲中亦夾帶一絲嘶啞，說道：

「我的乖乖孫女，終於回來啦！平安就好！平安是福！」

小熹彷彿在暖爐前捂熱取暖，在奶奶的懷抱中溫存許久，才漸漸松脫開來，隨即把莫駿雲推到身前，靨角生花地說道：

「你看我把誰帶來啦？」

奶奶的視力似乎有點模糊，幾番失焦後才終於移正位置，吞吞吐吐地說道：

「你怎麼把男孩子帶回來啦？」

「爺爺年紀太老了，而且身上患病，我帶不了他過來，只好把爺爺的孫子帶過來。我想奶奶你即使見不著爺爺，見到自己親生寶貝的兒子也會很幸福的！」

「我...我有一個男孫？」奶奶的神情變得呆滯，她上下打量莫駿雲，用那只滿布褶皺的素手撫摸他的胳膊肘子，頓時淚花紛飛。

莫駿雲眼看這個奶奶臉部也畫上兩道彩虹，蒼老之中略帶慈祥，雖則素未謀面，但見她彈然落淚，心裡也油然生起親近感，他捉住奶奶的擱在自己胳膊上的手，說道：

「奶奶...？」

奶奶不住點頭答應：

「乖！乖！告訴奶奶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莫駿雲。」

「駿雲是吧，這名字是誰給你起的？」

「是爺爺。」

「他還好嗎？」

「身子骨不錯，只是腦袋有點糊塗，經常忘東忘西！」

「人一上了年紀，這些變故是不可避免的...」

「好不容易見面，為什麼要站著說話啊，進來我沖茶給你們喝！」小熹一手牽著奶奶，一手牽著莫駿雲進屋，把他們按在一張沙發上坐定後，自己就轉身跑到廚房裡忙活泡茶。